

海边人家

陌上树 碗边馀

□徐琦瑶

站在高楼阳台上，望着下面拥挤匆忙的人潮车流，突然很想念乡野的某棵树。

驾车，或者干脆骑行，和家人一起，穿过一个个红绿灯，以及一幢幢高楼的影子，直接来到野外。没有具体的目标，也不作路线规划，我们只是随便走走，去亲近一下好久不见的草木。

年少的时候，总是无比希望能走出泥泞的小路，远离那些芜杂和贫瘠。夜里，常常梦见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坎崖上跳下来，身下那些仰望我的绿草黄叶显得木讷而浅薄。醒来后，摸着怦怦乱跳的胸口，为自己没有一直跳到底而深深遗憾，或许，那日夜向往的繁华就在一步之遥。

人到中年，梦渐稀薄，梦里说过的话、流过的泪，依然真实，但又遥不可及。我开始怀念那时的山与树；怀念一块粗砺的大石，在秋风中安放过我；怀念翘翘的狗尾巴草，抚过我酸胀的腿与不安分的脸；怀念那里的气息，人可以闭上眼，做个梦。

沿着山脚，缓缓前行，看到前面有小路，便下车步行。路边的草木有些消瘦，清寂，无甚悲喜。柘树弯着身子找阳光，枝上的刺不密不疏，不是为了自卫，但也不容他人小觑；果子稀落，红绿相间，叶形瘦弱，有的微微打卷，好似没有睡醒，少了些精神。构树枝叶平展，叶面似被巧手裁剪，呈双手捧出玲珑心的形状，一片一片密密挨着，望向秋的天空和大地。木荷枝叶修长润泽，握在手中，犹如抓着一条小鱼，柔滑轻巧，若鱼真能游上树来，那一定是为枝头的黄蕊白花而来，如今这花大多已凋落，有小陀螺般的果实攒在一起，在时间逗乐。

在临海的坡上，遇见了滨柃。这是很特别的树，树冠紧密，树姿优美，在海风长期的

吹刮之下，整个树冠自然地倾向一边，像古代女子绾起的云鬟，几分羞柔，几分刚毅。坡上多石，茅草丛生，而滨柃尤为引人注目，它并不高大，但能让你放下心来跟它比肩而立。我选择坐下来，在几米之外静静地看它，它侧着脸，扬着嘴角，向我致意，它的身后依然是风，无边的生猛的海风。

走在郊野，每一条路都是我的路，每一棵树都是我的朋友，每一寸阳光都是我真实的肤质。

朋友曾常在天气好的周末，驾车带女儿来郊野，随带一张可折叠的小方桌和凳子。随意开到某个平整之地，停下车，把桌凳搬到车外，女儿就在一片阳光和草木的气息中写起作业来。她把车门全部打开，让清风挟着暖阳在里面尽情游走。几年后，女儿在紧张的高考备考期间，跟她回忆起这段日子，深情地说，人生最好的状态，是大自然给予的。她很感动，自己那时又何尝未曾被深深治愈。

人世间，最让人依赖的往往就是那些朴素之中泛着光泽的东西。比如，在热闹的街头打转飘落的水叶；秋阳下晒在墙头的番薯饼；从敞开的窗口随风飘出来的窗帘；夜空下环卫工人蹲在墙角吹奏出来的葫芦丝。比如，你历经舟车劳顿，饥肠辘辘，等着你的是家里饭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而不是骑手越过冰冷的街道送来的外卖。

我的厨艺很差，只会对食材做最基本的加工，但这并不妨碍我每天下班后就到家摆弄锅碗瓢盆。有人说，家的温度，往往取决于厨房的温度。我倒不是为此而刻意为之，只是人在厨房，烹此煮彼，闻香识鲜，诸多烦忧皆抛脑后，唯有人世间最真实的烟火，照亮了我的心胸。

同事常劝我，现在孩子到外面上大学去了，家里只两个人，吃饭就交给食堂或外卖解决了，省时省心。我一笑置之。单位食堂是公共场所，吃饭仅是用餐，用完即离席，无法让人有些许流连；吃外卖虽然方便，也能带来相对新奇的味觉体验，但终究少了自家厨房的气息。厨房的气息与我们的胃相通，另一头印着我们的情感密码，桌上的白瓷盘冒着浓浓的热气，香味像顽皮的孩子扑进你的怀里，餐厅的灯光温暖地泻下来，把你和他轻轻裹在一起，旁边还安放着厚软的沙发、茶几上的杯具、窗前的绿植，熟悉得就像亲人，如果还有小狗小猫，一声呼唤，一个眼神，皆是一道热菜，家的温暖满满，让人在瞬间融化。然后，洗好手，坐下来，慢慢地吃，不算品，都只是熟悉的家常菜，但吃得很自在，就像口渴时喝白开水一样，平淡的味道，放松的体验，每一口都贴进心怀。

因此，外卖也好，饭店和食堂里的也好，无论山珍海味，还是普通小菜，都是容易吃腻的，它们永远也无法融入我们的身体深处。

桌上的碗碟空了，如果没有急事要做，我就会选择再坐一会儿，在桌边剥几颗花生、小核桃，称之“过余味”。无人催促，无人打扰，完全是一个人的世界，安静地剥，安静地尝，求一个恰如其分的松弛感，以修复一天里在生活中的磕碰。最后，把桌上的碗碟收拾干净，把所有的余渣残壳用抹布轻轻抹去，就像同时为自己清理了一番。余味已过，灯光依然无言，而一切已无不言。

人世沸腾，我们被紧紧拥裹在其中。如果可以，那么，省略来时的路线和不确定的前方，省略身边的色彩、多余的叙述，以及脚步模糊的流年。一树清澈，一碗温良，是最好的相貌。

屋檐下

保洁阿姨

□张学璞

几个月前，家门口鞋柜上莫名多了一袋蔬菜，几颗大白菜和几根白萝卜。看得出，是种给自家吃的，叶子有明显的虫咬痕迹。我很纳闷，外派到舟山工作时间不长，朋友不多，知道我家住址的更是没几个。

我猜测应该是平日常一个喜欢自己种菜的朋友送的，于是发微信去询问，说不是。不知道来由，又怕不干净，蔬菜被我丢到厨房一角迟迟没动。

一个周六临近中午，我在厨房里做饭，听到一阵急促的门铃声，开门一看，是曾经的小区保洁阿姨。她普通话不是很好，还夹杂着本地方言，我们两个比划一通才知道对方的意思。

阿姨说蔬菜是她放的，来了几次我都不在家，刚好她今天路过，特意来跟我讲一下。我向阿姨表达了感谢，阿姨说她换了一家单位，在附近小区继续做保洁。

得知我爱人和孩子回北方后，阿姨很是惋惜，她说，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，那怎么行呢。

前几年我调动到舟山工作，在这里买了房子，爱人和孩子也过来住了一年多。偶尔在小区里见到保洁阿姨，她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。那时候家里装修，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很多，爱人都会折叠整齐送给阿姨。偶尔家里有多余的海鲜或是北方的特产，爱人也会特意给保洁阿姨拿一些。阿姨也经常送我们一些自己家种的蔬菜，还会帮忙把家门口的垃圾丢掉，甚至还给我儿子买过几件小玩具。

我平时工作忙，儿子读幼儿园，爱人在当地没有朋友很是孤单，和保洁阿姨的交往给她带来一些慰藉，经常给我念叨保洁阿姨的事情。突然有一天她跟我说保洁阿姨不在

我家小区工作了，很是不舍和惋惜，当时我正在厨房里做晚饭，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也感觉空落落的，还差点被热油烫到。

人就是这样，出现又离开，互相陪伴一程，转瞬又成了过客。我跟保洁阿姨原本就有不同的人生轨迹，这段缘分我很珍惜，但也仅仅是温暖片刻而已，没过多久，我就忘记了。

直到一天夜里，我跟朋友应酬结束回家后，突然闹起了肚子，我想可能是急性肠炎犯了。翻了家里的药箱发现药没有了，于是只好忍痛打车去了舟山医院。

医生诊断后告知我要挂盐水，护士给我做了皮试，我就在大厅里等结果。刚坐下没几分钟，就看到一个人影从眼前匆匆掠过，很眼熟，仔细一看发现是保洁阿姨。我上前去打招呼，看见她额头上有一个大约两厘米的伤口，伤口里还渗着鲜血。

阿姨告诉我，她晚上下班骑电动车不小心摔倒了。医生给保洁阿姨查看了伤口，还好伤得不重，但伤口需要缝合。医生给保洁阿姨开了收费单子，可她身上没带多少钱，手机微信和支付宝里也没有零钱。阿姨着急地要给家里打电话，我拦住了她并替她付了医药费。阿姨千恩万谢地进了治疗室，而我也去了输液大厅。

在第一瓶盐水挂到小一半的时候，保洁阿姨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，她并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我也没有告诉她要打点滴。我很惊讶，保洁阿姨说她问了好几个医生才找到我。她在我身边坐下，帮我看着瓶子里的液体，无论我怎么说她都坚持要陪我打完点滴。

出了医院已经是夜里11时，不知什么时

候下起了蒙蒙细雨。保洁阿姨坚持要送我回家。我坐在她电动车的后座上，把身子钻进雨衣里。她身上有一股味道，这股味道我很熟悉，是农民身上长年累月劳作特有的，既干燥温暖又略带腥臭味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亲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我经常这样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，下雨的时候，钻进她背后的雨衣里，后来我读书工作离家越来越远，每年回家看望母亲的次数少得可怜。想到这里，我鼻子发酸，差点掉下眼泪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保洁阿姨就敲响了我家家门，她迫不及待地还钱给我，还专程给我带了两个她亲手做的饭团。

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，我一个人懒得做饭，回家的时间也不规律。但家门口的鞋柜上经常会冒出一些东西，大多时候是蔬菜，偶尔也会有一两瓶自制辣椒酱或是腌制的咸菜。我知道这些都是保洁阿姨送的，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，不知道她的家庭住址，更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每每看到这些东西，心里总觉得暖暖的，就好像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多了一个默默守护我的家人。

上个周末，我在小区里又一次碰到了保洁阿姨，这次她穿着工作服，正在低头打扫着卫生。看到我，她开心地笑了，说又回这个小区做保洁工作了，以后大家就能经常见面了。

我也开心地笑了，那天阳光很好，打在保洁阿姨胸前的工牌上闪闪发亮。工牌上面写着阿姨的名字，那是我第一次无比认真地记一个人的名字。

“虞桂香”，我笑着说，真好，真好！

心香一瓣

让生活慢下来

□王海明

木心曾说：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

现在，总感觉日子过得太快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一天一天，光阴倏忽而逝，工作的快节奏，似乎让生活的节奏也变快了很多。快餐、简餐、速食、速溶、速冻……这些词语无声地诠释着我们所处的时代。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，那就努力减缓前行的脚步吧。

以往开车，如果路况好，只要不违章，夸张一点说，我几乎都是风驰电掣一般的。手头这辆已经有了些许岁月感的车，它就像一位相处了多年的老朋友，每天陪着我上班、下班，行走在这个灯红酒绿的都市里。我已经记不起有多少次没有去看日出日落，有多少次没有去看春花秋月，又有多少次没有去看都市夜晚的灯光璀璨……今天早上出门上班，我刻意跟在一辆350路公交车的后面，我想用这种方式逼迫自己慢下来。我轻轻地踩着油门，发动机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哼哼着，车辆缓缓滑行在平坦的路面上。其实，另外的几条车道车辆都不多，我完全可以变道超过去，以得到更好的驾驶体验和行驶速度。但是我知道，只要我一变道过去，我的车速就会马上提升上去，不仅是因为路况好了，自然而来一脚油门就下去了，还因为如果车速太慢，后面的车主就会不满，就会不停地按喇叭催你，或者用大灯闪你。

就这样，我跟在大公交后面，优哉游哉，好不悠闲自在。以往车速快的时候，人总是会集中注意力，精神高度紧张，还有一种兴奋感，有时甚至感到心都会提起来。可此刻，内心一片平静祥和。旁边的车道上，一辆红色的特斯拉，“嗖”的一下，如一阵风一般从我的左边掠过，急急地向前驶去。我想这红色旋风估计是上班快要迟到了，也许或是本身就喜欢风风火火闯九州吧！大公交到站了，我无法再跟在后面了，只得踩下油门，把车速提了上去。就算如此，后面一辆白色的别克车主还是忍受不了，只见他，一个扭头从我的车尾左后方闪出，一个提速超越了我一个车身，在眼看要撞上前方车子时，又一个猛拐，来到我的前方，然后疾驰而去，如此短的距离内实现了直道超车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一看就是个老司机。如果是以往，我也早就一脚油门赶上去了，但是今天我依然保持着略快于大公交的车速。

车内的收音机传出轻快的旋律，让工作前的这段时光充满了休闲的味道。我以为前面两辆车肯定是早就不见身影了，前方红灯，我减速，看到了刚才绝尘而去的红色特斯拉排在第二位，白色别克排在第三，我老老实实地跟在第四，后面大公交缓缓而来，和我隔了两辆车的距离。他们提早了那么多，却也只能在路口默默等待，即使再焦急耐，也无可奈何。

生命中，很多时候，我们自以为拼劲了全力，奋勇争先，错过了沿途的很多风景，有时甚至撞得头破血流，遍体鳞伤，可是回头一看，却和别人几乎不分伯仲，并没有比别人领先太多；也许在某个时刻，你慢慢地走，不仅体验了那份行走的过程，享受了旅途的快乐，而且走得更持久，走得更长远。

红灯变成了绿灯，车辆都又缓缓起步，那辆红色的特斯拉和白色的别克车，再次呼啸着冲出口口，左拐右拐，绝尘而去。我开启了左转向灯，向左，缓缓而行。人生的路口，我们各奔东西，也许今生都不会再相遇。那么在这精彩纷呈的世界里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每一次的遇见，抑或是擦肩而过，无论风雨，无论晴空，或踽踽而行，或漫漫而歌呢？